



人物志

魏散騎常侍劉邵撰



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玄慮之人識靜  
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  
不能外光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

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  
在於筋強弱之植在於骨躁靜之決在於氣慘懌之  
情在於色衰正之形在於儀態度之動在於容緩急  
之狀在於言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故鹹而不謙淡而不醜質而  
不縟文而不績能威能懷能辨能訥變化無方以達  
爲節是以抗者過之而拘者不逮夫拘抗違中故善  
有所章而理有所失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  
激訐柔順安恕美在寬容失在少決雄悍傑健任在  
膽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彊楷  
堅勁用在植幹失在專固論辨理釋能在釋結失在  
泥宕普博周洽弘在覆裕失在溷濁清介廉潔節在  
儉固失在拘局休動磊落業在攀躋失在踧越沉靜

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緩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  
不微多智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及其進德之日  
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而指人之所短以益  
其失猶晉楚帶劔遞相詭反也

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  
是也建法立制疆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  
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  
三材三材皆備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  
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

材三材皆徵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清節之流不能弘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是謂伎倆張廩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爲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爲經事之材也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畧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

剛畧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䟽越抗厲之人不能迴撓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辨給之人辭煩而意銳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卽

大義則恢愕而不周浮沉之人不能沉思序疏數則  
豁達而傲博立事要則熾炎而不定淺解之人不能  
深難聽辯說則擬鏘而愉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  
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趨時務  
則遲緩而不及溫柔之人力不休彊味道理則順適  
而和暢擬疑難則濡悞而不盡好奇之人橫逸而求  
異造權譎則倜儻而瓌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此  
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以爲理

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矣必也聽能聽序思能造

端明能見機辭能辯意捷能攝失守能待攻攻能奪  
守奪能易予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

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  
雖明包衆理不以尚人聰叡資給不以先人善言出  
已理足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寫人之所懷扶人  
之所能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姻不以言例及已之所  
長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采蟲聲之善音贊僂人之偶  
得奪與有宜去就不畱方其盛氣折謝不恡方其勝  
難勝而不矜心平志諭無適無莫期於得道而已矣

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

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

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異則相返反則相非是故多陳處直則以爲見美靜聽不言則以爲虛空抗爲高談則爲不遜遜讓不盡則以爲淺陋言稱一善則以爲不溥歷發衆竒則以爲多端先意而言則以爲分美因失難之則以爲不喻說以對反則以爲較已博以異雜則以爲無要論以同體然後乃悅於是乎

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此偏材之常失

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

故曰慈不能勝恠無必其能仁也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厲不能勝慾無必其能剛也是故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爲害器貪悖之性勝則彊猛爲禍梯亦有善情救惡不至爲害愛惠分篤雖傲猛不離助善著明雖疾惡無害也救濟過厚雖取人不貪也

夫人之情有六機杼其所欲則喜不杼其所能則怨

以自伐歷之則惡以謙損下之則悅犯其所乏則媿  
以惡犯媿則妬此人性之六機也

故好聲而實不充則恢好辯而理不至則煩好法而  
思不深則刻好術而計不足則僞是故均材而好學  
明者爲師比力而爭智者爲雄等德而齊達者稱聖  
聖之爲稱明智之極名也

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敗目故州閭  
之士皆譽皆毀未可爲正也交游之人譽不三周末  
必信是也

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以其所是順其所長則不  
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善人雖善猶有所乏以其  
所乏不明已長以其所長輕已所短則不自知志乖  
氣違忽忘其善是惑於愛惡者也夫精欲深微質欲  
懿重志欲弘大心欲曠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  
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咎  
悔也

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髻皆有端緒故文  
本辭繁辨始給口仁出慈恤施發過與慎生畏懼廉

起不取早智者淺惠而見速晚成者竒識而舒遲終暗者並困於不足遂務者周達而有餘而衆人之察不慮其變是疑於早晚者也

釣材而進有與之者則體益而茂遂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則微降而稍退而衆人之觀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是疑於申壓者也

故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拔竒而竒有敗則患在不素別任意而獨繆則悔在不廣問廣問而誤已則怨已不自信是以驥子發足衆士乃誤韓信立

功淮陰乃震夫豈惡竒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奇逸美異也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強爲衆智之雋也荆叔色平而神勇爲衆勇之傑也然則雋傑者衆人之尤也聖人者衆尤之尤也其尤彌出者其道彌遠故一國之雋於州爲輩未得爲第也一州之第於天下爲根天下之根世有優劣是故衆人之所貴各貴其出已之尤而不貴尤之所尤

蓋善以不伐爲大賢以自矜爲損是故舜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遲而聖敬日躋邽至上人而抑下



滋甚王叔好爭而終于出犇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是以君子舉不敢越儀準志不敢陵軌等內勤已以自濟外謙讓以敬懼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並轡爭先而不能相奪兩頓俱折而爲後者所趨由是論之爭讓之途其別明矣

交氣疾爭者爲易口而自毀也並辭競說者爲貸手以自毀也

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爲雋矣爭雋未別則用力者爲憊矣是故藺相如以迴車決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鬪取賢於賈復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

怨在微而下之猶可以爲謙德也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受離身之害彭寵以朱浮之郤終有覆亡之禍禍福之機可不慎哉

風俗通義

漢汝南應劭撰

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包茅之貢  
晉文爲踐土之會脩朝聘之禮納褰冠帶翼戴天子  
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  
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旣無歎譽一言而繆公受鄭甘  
言置戎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  
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謚曰繆襄公  
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鷗五石先著其異覆

軍殘身終為僂笑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  
鼎輕重恃疆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  
無與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  
本末至書于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  
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  
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環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  
始也

燕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為秦所滅  
燕外迫蠻貊內笮齊晉崎嶇強國之間最為弱小幾  
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  
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壹海內為漢驅除  
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育育馭戎何  
益於事且有強兵良謀雜襲繼踵每輒挫衄亦足以  
祛蔽啓蒙矣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  
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  
鑠金積毀銷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

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

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斯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何爲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

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恠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

洪範陳五事以貌爲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爲先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  
 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  
 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  
 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干木息偃以藩  
 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朱絃以三歸平仲辭邑而  
 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關扈徒步而裸形容戚商歌  
 以干祿顏闔踰墻而遁榮高柴趨門以避難季路求  
 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  
 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

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踈一也  
 祈奚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  
 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  
 門開窗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  
 也周景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越  
 此一槩夫不擇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也一  
 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  
 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

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大聲不譁人而流湯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

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亶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謂子路曰昔者桓公得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

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澶曰夫富貴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故去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又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翫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遯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其終始以交爲難况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跨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乎李廣因威歸忿非義之理宣尼暨陳皆降而復升兼濟天下惟虞卿逼於彊秦猶善其身續述篇籍垂訓後昆昔子夏心戰則癯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爲融懿也

蓋非其鬼而祭之誣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鐘巫遇賊蒍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劫弑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營不從桑林之祟而

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響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爲福矣

三邊紛拏師老器弊朝廷旰食百姓囂然禮興在有年饑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

新論

梁東莞劉勰著

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臟之使候也

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煙水之與水火也

將收情慾必在危微情慾之萌如木之將蘖火之始



焚手可掣而斷露可滴而滅及其熾也結條凌雲煽  
燦章華雖窮力運斤竭池灌火而不能禁其勢盛也  
嗜慾之萌耳目可關而心意可鑰至於熾也雖褻情  
卷慾而不能收其性敗也如能塞先於未形禁慾於  
危微雖求悔悵其可得乎

故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  
礙由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

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雖獲毀而  
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鷄復讎者不怨鎔鋸而怨其人

網無心而鳥有情劍無情而人有心也使信士分財  
不如投策探釣使廉士守藏不如閉局全封何者有  
心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於廉不若無  
慾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  
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  
既露則內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  
今之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

使翠斂翮於明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  
暘谷之泥則鑽灼之患不至丹伏光於春山之底則

磨騰之患永絕石亢體於玄囿之崑則剖琢之憂不  
及故窮巖曲岫之梓櫟生於積石頴貫青天根鑿黃  
泉分條布葉輪菌礫碗騏驎戲其下鵝鸞游其顛浮  
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  
害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隱其質故致全性也路側  
之榆樵人採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藥而爲行人  
所折者非與人有讐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隱也周雞  
斷尾獲免犧牲山狙見巧終必招害由此言之則出  
處之理亦可知矣

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  
典素不可以一讀能也靈珠如豆不見其長疊歲而  
大饒舌如指不覺其損累時而折懸巖滴溜終能穿  
石規車牽索率至斷軸

夫蟬難取而黏之如掇卷耳易採而不盈傾筐是故  
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  
雖入於耳而不諦於心譬若聾者之歌效人爲之無  
以自樂雖出於口則越散矣

故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

爲北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

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嫗之色雍門作松栢之聲齊泯願未寒之服荆軻入秦宋意擊筑歌於易水之上聞者瞋目髮直穿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木之謳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泆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

齊桓不背曹劌之盟晉文不棄伐原之誓吳起不虧移轅之賞魏侯不垂虞人之期用能德光於宇宙名流於古今不朽者也

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僞獻他鼎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以鼎爲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鼎小邾射以邑奔魯魯使季路要我君無盟矣乃使子路辭焉季孫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子路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不義也由不能矣夫柳季季路魯之匹夫立信於衡門而聲馳於天下故齊邾不信千乘之盟

而重二子之言信之爲德豈不大哉

今使子孟說引牛之尾尾斷臍裂不行十步若環棄之條以貫其鼻縻以尋絢被髮童子騎而策之風于廣澤恣情所趣何者十步之行非遠於廣澤被髮之童非勇於孟說然而近不及遠強不如弱者逆之與順也

順理而行若執劍觚逆情而動若執劍鋒欲無傷

故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勾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垆野夫婦之敬不

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

昔齊桓公好衣紫闔境盡被異絲晉文公不好服美群臣皆衣狎羊魯哀公好儒服舉國皆着儒衣趙武靈王好鷄鶡國人咸冠鷄冠紫非正色狎非美毛儒非俗服鷄非冠飾而競之者隨君所好也

昔唐堯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獨亂猶曰堯治治者多也殷紂在上天下皆亂而三仁獨治猶曰紂亂亂者衆也漢文節儉而人有奢猶曰世儉儉者多也齊景大奢而晏嬰躬儉猶曰國奢奢者衆也水性宜冷

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  
蕭丘寒炎猶曰火熱熱者多也迅風揚波高下相臨  
山隆谷窪差以尋常較而望之猶曰水平舉大體也  
黃軒四面非有八目夔之一足必有獨脛周人玉璞  
其實死鼠楚之鳳凰乃是山雞愚谷智叟而像頑稱  
黃公美女乃得醜名魯人縫掖實非儒行東郭吹竽  
而不知音

聞野丈人謂之田父河上姁女謂之婦人堯漿禹糧  
謂之飲食龍肝牛膝謂之爲肉掘井得人言自土而  
出三豕渡河云彘行水上凡斯之類不可勝言故狐  
狸二獸因其名便合而爲一蛩蛩巨虛其實一獸因  
其辭煩分而爲二斯雖成其名而不知敗其實弗審  
其詞而不察其形

故范蠡吠於犬竇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仲  
尼爲之下車堯之知舜不違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  
以永日眉睫之微而形於色音聲之妙而動於心賢  
聖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

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

之龍鷄見其首者名曰鷄鷄皆嘗其醜而笑其拙及  
 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翻焱發翮  
 然一翥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  
 巧

臧文仲不進展禽仲尼謂之竊位公孫弘不引董生  
 汲黯將為妬賢虞丘不薦叔敖樊姬貶為不肖東閭  
 不達髦士後行不正於歸路為國入寶不如能賢獻

故若物無所以因良馬勞於馭闔美材朽於幽谷寶  
 珠觸於按劍名有所因而至則良馬一顧千金槃木

光於紫殿珠璧擊之玉匣

天之始旭則日察輕煙歲之將暮則蓬卷雲中目之  
 能見蓬之能高託日之光附風之勢也

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內物亦照焉照之於外不  
 可而為偽者也而偽猶生焉心在人之內而智又在  
 其內神亦照焉內之於內無所取徵也而欲求其情  
 不亦難乎

水之性清動壅以堤則波紐而氣腐決之使通循勢  
 而行從澗而轉雖有朽骸爛卉不能汚也非水之性

異通之與壅也人之通猶水之通也德猶寒泉假有沙塵弗能汚也由是觀之通塞之路與榮悴之容相去遠矣

典刑獲罪呼車見德遇不遇也鴟墮腐鼠非虞氏之慢鉞冰沃地非射姑之穢事出慮外固非其罪而俠客大怒虞氏見滅邾君大怒而射姑獲免遇不遇也齊之華士棲志丘壑而太公誅之魏之干木遁代幽居而文侯敬之太公之賢非有減于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於華士而或榮或戮者遇不遇也董仲舒智

德冠代位僅過士田千秋無他殊操以一言取相同遇明主而貴賤懸隔者遇不遇也莊姜適衛美而無寵宿瘤適齊醜而蒙幸遇不遇命也

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肩顓頊髀髀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肩二肘文王四乳武王齟齒孔子返宇顏回重瞳臯繇烏喙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

故穀子豐下叔興知其有後衛青方穎黥徒明其富貴亞夫縱理許負見其餓死羊鮒聲豺叔姬鑑其滅

族

樊噲屠販之監蕭曹斗筭之吏英布形墨之隸周勃  
俳優之任其行皆中律其質則將才也張景陽郢中  
之大淫也而威諸侯顏濁鄒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  
勲臣此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朽者大畧各得也

伏臘合歡必歌採菱牽石拖舟則歌嘯喚非無激楚  
之音然而棄不用者方引重抽力不如嘯喚之宜也  
卞莊子之昇殷庭也鳴佩趨蹌温色怡聲及其搏虎  
必攘袂鼓肘瞋目震嘖非不知温顏下氣之美然而

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攘袂之宜也安陵神童通  
國之麗也八音繁會使以噉吹噤聲而人悅之則不  
及瞽師侏儒之美虵啣之珠百代之傳寶以之彈鷄  
則不如泥丸之勁也棠谿之劔天下之鈎也用之獲  
穗曾不如鈎鑣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  
用各有宜也

時須過關莫若雞鳴欲隆霸王莫若商譟商譟之雅  
而雞鳴之鄙雖美惡有殊至於適理排難其揆一也  
楚之市偷天下之大盜而能却齊軍雖使孫吳用兵



漢魏書選 卷四 三十三  
彼必與之拒戰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魚一國之佞邪也而能歸季孫雖使甘蘇聘說彼必與之較辯不至恐懾而逃還也大盜讒佞民之殫害無用之人也苟有士術猶能爲國興利除害矧乃明智諫才其爲大益豈可棄耶

繳者身仰釣者身俯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趺而行干木在魏身不下堂行止異迹存國一焉

故奔蜂不能化藿蠋而螟蛉能化之越雞不能伏鵠卵而魯雞能伏之夫藿與螟蛉皆蟲也魯雞與越雞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藿大越小也

易誠樞機詩刺言玷斯言一玷非礪礪所磨樞機旣發豈駭電所追皆前聖之至慎後人之埏鎔明者慎言故無失言闇者輕言自致害滅昔智伯失言於水灌韓魏躡其肘足魏武涌語於英雄玄德遺其七筋是以頭爲穢器師馳徐州地分三晉土割岷蜀亡敗長釁爲天下笑不慎言也韓昭侯與棠礪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露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温室之樹恐

言之泄於左右也

君子重正言之惠賢于軒壁之贈樂聞其過勝於德義之名故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季路抱五慎之誠趙盈佩九言之箴以此觀之軒壁之與田邑豈能與善言齊價哉夫桓侯不採越人之說率成骨髓之疾吳王不聽枚乘之言終受夷滅之禍

故譽以論善卽辭以極善爲功毀以譽過則言以窮惡爲巧何者俗人好奇不奇不用也譽人不增其善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代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舉者寂寞而讒者誼譁是以洗垢求痕吹毛覓瑕揮空成有轉白爲黑提輕當重引寸至尺墨子所以悲素絲楊朱所以泣岐路以其變爲青黃迴成左右也

譬如風焉披雲飛石捲水斃木而人血脉不爲之傷隙穴之風輕塵不連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爲深疾大不爲害小而成患者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故漢祖免貫高之逆魏后曹操泄張繡之讐韓信削少年

之辱安國釋田甲之慢此皆遇英達之主寬廓之矜  
得以深怨而不爲讐也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偏而  
宋師敗邠孫以鬪雞亡身齊侯以笑嬪而破國皆以  
輕蔑細怨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爲  
天下笑不慎故也

故雷在天上曰大壯山在地中曰謙謙則哀多益寡  
壯則非禮勿履處壯而能用禮居謙而能益寡降高  
以就卑抑強而同弱未有謙尊而不光驕盈而不斃  
者也

是以大壯往則復天地之謙也極升必降陰陽之謙  
也滿終則虧日月之謙也道盈體中聖人之謙也

故夏禹昌言明稱伐功啓繇陳謨云說我惠豈其矜  
功而存惠哉夫言善非伐而伐善者每稱其能言惠  
非矜而矜惠者常存其惠聖人知人情尚賢而好伐  
故發言裁典多由謙退所以棄其驕姘競垂世也

昔子問之劫也擬之白刃而其心不傾晏嬰之盟也  
鈞以曲戟而其志不回不可以利害趨其情矣

頽顏玉理眇視巧笑衆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母之

魏貌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賀陽  
文之婉姿包羔煎鴻臚鴈熊衆口之所嚙文王嗜  
菖蒲之菹不易龍肝之味陽春白雪噉楚採菱衆耳  
之所樂也而漢順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  
侯好槌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鬱金玄愴春蘭秋蕙  
衆鼻之所芳也海人悅至晷之夫不愛芬馨之氣若  
斯人者皆性有所偏也

故智者變通運奇之府也兵者詭道而行以其制勝  
也是以萬弩齊發絲臚之奇千牛俱奔田單之策囊

土壅水韓信之權拽柴揚塵欒枝之譎舒車豕突戶  
子之術雲梯煙浮魯生之巧用奇出于不意少可以  
挫多弱可以折強况夫以衆擊寡以明攻昧兵形象  
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避強而  
攻弱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水因地而制形兵  
因敵而制勝則兵無成勢水無定形觀形而運奇隨  
勢而應變反經以爲巧無形以成妙故風雨有形則  
可以帷幙捍寒暑無形不可以關鑰遏也是以善攻  
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電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

知其所攻如尋環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  
視吾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者  
以謀爲本以仁爲源謀以制敵仁以得人  
故醇醪汪流軍士通醉溫辭一灑師人挾纊苟得衆  
心則人競趨死

循理守常曰道臨危制變曰權權之爲稱譬猶權衡  
也衡者測邪正之心權者揆輕重之勢量有輕重則  
形之於衡今加一環於衡左則右蹶加之於右則左  
蹶唯莫之動則平正矣

是故慈愛方義二者相權義重則親可滅若虞舜之  
放弟象周公之誅管叔石碣之殺子厚季友之醜叔  
牙以義權親此其類也欺父矯君臣子悖行然舜娶  
不告茲高矯命者以絕祀之罪重於不告矯命之過  
輕於滅國權之義也

昔吳起相楚貴族攻之起欲討讐而挿矢王屍陽虎  
在圍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傷之以戈謀不斯須而  
讐德兩報其智可謂應時而知矣張祿之人秦魏冉  
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身逐晁錯之穴墻垣申

屠悔不先斬而後奏故發憤而致死智不早決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者同矣

夫釣者雖有籬竿織綸芒鈎芳餌增以詹何之妙不能與罾罟爭多弋者挾繁弱之弓貫會稽之箭加以蒲苴之巧不能與罽羅競獲何者術小故也江河之流爛齒漂屍縱橫接連而人飲之者量大故也盆盂之水鼠尾一曳必嘔吐而棄之者量小故也枳棘之生數寸而抽枝櫟樟之植百尺而蔭柯其故何耶豈非質小者而枝條旣之而體大者節目踈乎是以達

者之懷則滉漾而無涯褊人之情必刻覈而煩細自上觀之趨舍之跡寬隘之量斷可識矣

霜風慘烈周棄不執禾炎氣赫曦曹明不製表知時不可也質章甫者不造閩越衒赤舄者不入跣狹知俗不宜也故救餓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菽貽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短綆非橡綆之貴而珠玉之賤然而美不要者各在其所急也方於餓溺之時珠玉寧能救生死哉是以中河失船一瓠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然也

庖丁解牛適俗所傾朱萍屠龍無所用功苟垂世務  
雖有妙術歸於無用故老聃至西戎而效獫狁夏禹  
入裸國忻然而解裳非欲忘禮隨俗宜也

蜀侯之貪石牛牛逾近而身轉危何異貍磨其角角  
逾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貪財財逾積而身逾滅何  
異梟之養子子逾長而身就害也

託恠於無象可假非而爲是取範於真形則雖是而  
疑非昔魯哀公遙慕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  
公高憐管仲之謀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羨仲舒

之博近遺子雲之美

故以鮑爲鯉者唯易牙不失其味以趙曲爲雅聲者  
唯鍾期不溷其音以燕石爲美玉者唯倚頓不謬其  
真以郢賦爲麗藻者唯相如不濫其賞

堂珠黼幌綴以金魄碧流光霞耀爛眩目而醉者眸  
轉呼爲焰火非黼幌狀移目改變也鏡形如杯以照  
西施鏡縱則面長鏡橫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  
也

海濱居者望島如舟望舟如鳧而須舟者不造島射

鳧者不向舟是知望遠目亂心惑也山底行者望嶺  
樹如簪視岫虎如犬而求簪者不上嶺亡犬者不往  
呼知是望高目亂而心惑也

故駛雪多積荒城之隈急風好起沙河之上克已類  
出甕牖之氓決命必在吞氣之士何者寒荒之地風  
雪之所積慷慨之懷忠義之所聚是以梗柙鬱蹙以  
成緝錦之瘤蚌蛤結痂而銜明月之珠鳥激則能翔  
青雲之際矢驚則能踰白雪之嶺斯皆仍瘁以成明  
文之珍因激以致高遠之勢

故平原五達易行之衢也孤峰九折難陟之逕也從  
高趣下駑馬之步也

騰峭登危飛鼯之足也以險而陟然後爲貴以難而  
昇所以爲賢

夫天迴日轉其謝如矢驟裊迅足神馬弗能追也人  
之短生猶如石火炯然以過唯立德貽愛爲不朽

信讓垂禮迴而成悖誕伐合義翻而成順直躬證父

蒼梧讓兄信讓悖也弦高矯命大禹昌言誕伐順也

萬物居溫則柔入寒則剛故春角可卷夏條可結秋



露可疑冬木可折人皆愛少而惡老重榮而輕悴故  
簪珥英華而焚灰枯朽莫識枯朽生於英華英華歸  
於枯朽

拾遺

梁蘭陵蕭綺錄

晉隴西王嘉著

備昭籍錄編列柱史考驗先經刊詳往誥事列方典  
取徵群籍博采百家求詳可證按山海經云棠帝之  
山出浮水玉巫閭之地其木多文自非道宜俗朴理  
會冥旨與四時齊其契精靈協其德禎祥之異胡可  
致哉錄

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峰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

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滄天蕩蕩望滄  
滄乘桴輕漾著日傷當其何所至窮乘心知和樂悅  
未央

白帝子荅歌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  
宮夜靜當軒織桐峰文梓千尋宜伐梓作器成琴瑟  
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

劉子政曰凡傳聞不如親聞親聞不如親見何則神  
化歛忽出隱難常非膚受之所考筭恒情之所思測  
至於龍火鳥水之異雲鳳麟蟲之屬魍魎百恠之形

歛忽之像憑風雲而自生因金玉而相化未詳備於  
夏鼎信莫記於山經貫月查之誕重明貴實之說陽  
燎出於水木陰蟲生於火山易腸倒舌之民蛻骨龍  
肉之景憑風雲而託生含雨露而蠢育已表恠於衆  
圖方見偉於群記茫茫遐邇眇眇流文百家迂闊各  
尚斯異吁守文于一說者矣錄

錄曰夫因氣含生罕不以形相別至於比德方事龍  
馬則同類焉是以蔡曇觀其智忌衛相其才抑亦昭  
發於圖緯而刊載於寶牒章皇王之符瑞叶河洛之

禎祥故以丹青列其形銅玉傳其象至於駮耳驊騮  
赤驥白麟之絕黃渠山子踰輪之異不可得而比也  
故能遙碣石而轢倒晷排闥闔而軼姑徐非夫歸風  
彌塵之迹超虛送日之步安能若是哉望絳宮而驤  
首指瓊臺而一息繫可得而齊影矣至於詩書所記  
名色實多駢駘麗乎垆野皎質耀乎空谷或表形駘  
紫被乎青玄難可盡言矣其有龍文驥鬃之倫取其  
電逝而飈逸麟駢馱馱之儔亦騰驤以稱駿莫不待  
盛明而皆出歷代之神寶矣次有蒲梢嚙膝魚文驪

駒之類或擅名於漢右或珍生於冀北備飾於涓正  
填列於帝阜進則充服於上襄而驂驪於瑤輅退則  
羈棄於下圉思馭於帝閑俟吳班秦公之見識仰天  
門而彌遠窺雲路而可難哉使乎韓哀孫陽之復執  
靶豈傷吻弊策伏匿而不進焉自非神徹幽遐體照  
冥遠驅駕群龍窮觀天域詳搜迥古靡得儔焉

夫興亡之道匪推之曆數亦由才力而致也觀越之  
滅吳屈柔之禮盡焉薦非世之絕姬收歷代之神寶  
斯皆跡殊而事同矣博識君子驗斯言焉錄

甘肅諫燕昭王曰臣游昆臺之山見有垂白之叟宛  
若少童貌如水雪形如處子血清骨勁膚實腸輕乃  
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遊徃無窮此爲上仙之  
人也蓋能去滯慾而離嗜愛洗神滅念常遊於太極  
之門今大王以妖惑目美味爽口列女成群迷心  
動慮所愛之容恐不及玉纖腰皓齒患不如神而欲  
卻老雲遊何異操圭爵以量滄海執毫釐而迴日月  
其可得乎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  
烟丘碧樹酈水燃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葱巒  
錦柏漂檉龍松寒河星柘岨雲之梓西得漏海浮金  
狼淵羽墜滌嶂霞菜沉塘員籌北得冥阜乾漆陰坂  
文梓寒流黑鬼閭海香瓊珍異是集

夫層宮峻宇肆其奢綽約柔曼縱其惑九韶六英悅  
其耳喜怒刑賞示其威精靈溺於常滯志音疲於馳  
策銷竭神慮翦刻天和錄

夫仙者尚冲靜以忘形體守寂寞而祛囂務武帝好  
微行而尚尅伐恢宮宇而廣苑囿永垂長生久視之

法失玄一守道之要悔少翁之先誅惑樂大之詭說  
至如李夫人緬心昵愛專媚蘭閨思沉寃之更生飭  
新宮以延佇蓋猶變惑之寵過熾累心之結未祛欲  
竦身雲霓之表與天地而齊畢由係風晷其可階乎  
雖未及玄真頗參神窅是以幽明不能藏其殊妙萬  
象無所隱其精靈考諸仙部驗以衆說未有異於斯  
乎錄

元偉哀號春花以之改葉叔通晨興朝流歛生橫石  
辛繕表跡於棲鸞衛農示德於夢虎郅氏之行類斯

道馬錄

晉築斯禡之宮爲功動於民怨宋興澤門之役勞者  
以爲深嗟姑蘇積費於前阿房奢竭於後自以業固  
河山名超萬世覆滅宗祀由斯哀哀錄

輕彼池山賤斯棘實漢鄙盈車之屑燕棄璞於衡廡  
沉河底谷義昭攸古務崇簡約豈非高歟錄

趙潘二夫人妍明伎藝婉變通神抑亦漢游洛妃之  
儔荆巫雲雨之類而能避妖幸之孽覩進退之機夫  
盈則有虧道有崇替居盛必衰理故明矣

一朝愛退皎日之誓忽焉清奏薄言怨刺之辭乃作  
錄

論衡

漢會稽王充著

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  
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故遇或抱滄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  
之庭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持賢而輔惡或以大才  
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  
或無技能而以色幸

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

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  
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  
賢之馬圉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  
人不聽吹籟工爲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爲野聲越王  
大說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爲不善  
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

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  
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  
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日力

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

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爲况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  
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  
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  
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  
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  
爲遇猶拾遺於塗撫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  
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  
論者旣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繒

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汗常在練素處顛  
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原潔白邑犬  
群吠吠所恠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  
之才招致群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  
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  
偶俗全身則鄉原也

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  
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已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鼻之  
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妬遽除多佞是故濕堂

不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  
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  
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  
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  
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  
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  
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

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  
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



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趨致彊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治產不富鑿溝遇湛伐薪遇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功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

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

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爲霸不能至百消而爲天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夭或一氣長短殊數

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中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

未必僞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

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採掇成爲良藥或爲枯澤爲火所爍等之金也或爲劔戟或爲鋒銛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爍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漑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况含精氣之徒乎世稱利劔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

輩其本鏃山中之恒鐵也冶工鍛鍊成爲銛利豈利劔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鍛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劔更孰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劔也夫鐵石天然尚爲鍛鍊者變易故質况人含五常之性聖賢未之孰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

有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水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

魏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爲膏腴則畝收一鐘夫人之質猶鄴田道教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洛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

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

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躄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已口能論賢性惡不爲何益於善

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爲勝或詘弱綴跲躓蹇不比者爲負以舌論訟猶以劍戟鬪也利劍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

筋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大無骨肉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故十年之牛爲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爲越僮所鉤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彊服於羸也

有血脉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

夫爲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爲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用不

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岐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

故曰語不益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可警悟也

漢書卷四  
三十一  
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  
令以大辟之罪必寬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  
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  
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  
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  
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  
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  
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  
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

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何

如

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  
衰以謂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子之前  
不拜而用肯爲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  
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  
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  
飲食也

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爲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  
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

之路須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

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間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彊則奮威秦以兵彊威無不勝卻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

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疆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

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

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櫟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間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狂譎華士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夫人所不能爲養使爲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爲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

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

王良登車馬無能驚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勁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

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

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釋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闕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已者已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已

失法也備溺不闕水源防劫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已也

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効也

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曷爲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欺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不能

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

聖王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義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佞形矣

聖君原心省意故誅故貫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者見之不疑矣

故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辯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



漢書卷之四  
卷四  
四十一  
三百二十七  
偽而伺其奸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  
不見後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  
之理數局上之棋摘轅中之馬

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徃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  
省其徃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  
詐善設節者可知飾偽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  
得含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辨人君好辨佞  
人學求合於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  
欲稱上上奢已麗服上儉已不飭今操與古殊朝行

與家別考鄉里之迹證朝廷之行察其親之節明事  
君之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奸爲覺  
露也

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  
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爲之功也

按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勅  
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  
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  
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

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按方和藥入室求  
崇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  
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  
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  
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

守古循志按禮修義輒為將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戲  
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職不勸察  
事不精遂為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雅度者學  
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志易務晝

夜學問無所羞耻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高志妙操  
之人耻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之儒泊入  
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闇不及意  
踈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退失度奏  
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一指觸  
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辭卓詭辟  
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

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  
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

頓知不及也希見闡爲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  
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  
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爲之手狎  
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爲異事詭手暫爲卒睹  
顯露易爲者猶憤憤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  
不敏不曰未嘗爲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

禹決江河不秉鑿鋪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墨簿  
書鑿鋪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爲之是  
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

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  
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爲已勉赴權利考事則  
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  
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爲  
者違聖教也

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  
能相過學業積聚超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  
無刀斧之斷者謂之樸文吏無學世之教無核也郁  
樸之人孰與程哉

漢書言選 卷四 三十三  
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成器  
未更鑄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  
一石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人未  
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

谷子雲王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  
折之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  
也作春秋刪五經秘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  
泰山不崇朝辨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  
故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褻烏

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詵  
舉鼎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  
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  
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于燭下精  
思不任絕脉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  
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  
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  
相及也

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

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閭巷之深何時  
得達暴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  
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胸之人宜在王闢須  
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  
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難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  
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于胥楚不能用屈原  
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  
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

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爲趙趙完  
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  
年不能用之又不可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殷周  
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爲治乎力弱  
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堦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  
磔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彊之優愚主有  
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游也干將之办人不  
推頓炭礮不能傷篠籥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  
穿非無干將篠籥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炭礮魯

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

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爲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

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形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

所見彌大人之游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爲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游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况游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䟽也潢汙兼日不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

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州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聖賢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

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

空器在厨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

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撥以論說此爲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

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

文有深指巨畧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繼表著情心以明已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主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孫叔敖決期思令尹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

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  
懿之後也

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楊生金珍物  
產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

廬宅始成桑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  
菴丘蔽野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  
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  
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  
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

熾盛之瑞也

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䟽徵拜  
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  
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  
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  
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爲好而運目者希文  
音者皆欲爲悲而驚耳者寡

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闇道廢則  
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



下也

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  
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  
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  
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  
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也

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  
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爲軸殷之桑  
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

售者不崇一朝輒成賈者菜果之物也

故曰鸞飛輕於鳳凰兔走疾於麒麟鼃躍躁於靈龜  
虵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  
於黃髮深爲國謀因爲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  
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陽溫陰寒  
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恠故夫河冰結合非一  
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干將之劍久在鑪炭  
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畱成遲故能割斷  
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易酸鹽暴

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何  
學多道重爲身累也

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  
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  
梁絕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藝奚由早至以得盈  
利也

鼓瑟者誤於張絃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絃  
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絃柱  
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

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爲誤非也紂爲長夜之飲文王  
朝夕日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則  
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  
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

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  
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  
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梟泐故稱  
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  
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負豕二言之於除梟泐也孰

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  
易之乎

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  
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導  
才低仰欲求裨也砥石劘厲欲求銛也

君子在世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  
豪猾之人任使用氣往來進退士衆雲合夫鳳凰君  
子也必以隨多者效鳳凰是豪黠爲君子也歌曲彌  
妙和者彌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

從效鳳凰是用和多爲妙曲也

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隣不食親  
戚惡行也召及四隣善義也爲善惡之行不在人質  
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

夫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汲黯爲太守若郡無人然而  
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  
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告之是  
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

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霈然而雨物之莖葉

根核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雨自集天道無爲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

三皇之時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爲馬乍自以爲牛純德行而民矐矐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蠢不知相繩責也

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詖則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兵相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言之斯蓋所以疑也以見鳥跡而知爲書見蜚蓬而知爲車天非以鳥跡命蒼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蒼頡起鳥跡也晉文反國命徹糜墨舅犯心感辭位歸家夫文

公之徹糜墨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慙自同於糜墨也  
宋華臣自殺華吳而左師懼國人自逐瘞狗而華臣  
自忝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

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世  
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  
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  
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

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  
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  
雜廁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  
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  
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

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  
行殊猶以爲後又况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  
之乎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  
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雞鵠遠而難近  
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  
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

也

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凰來儀時亦有有苗  
兵皆動而並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

周則烏魚漢斬大蛇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  
事效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至之  
瑞效方來之應猶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冑之路也  
天下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富殖物不同也

俗好褒遠稱古講瑞上世爲美論治則古王爲賢睹  
可於今終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

觀者樂獵不見漁者之心不顧也是故觀於齊不虞  
魯游於楚不懼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  
推讀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  
漁游齊楚不願宋魯也

周家越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鄯善哀牢貢獻牛馬周  
時僅治五千里內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  
白雉近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爲中國古之騾人  
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跣今履商鳥  
以盤石爲沃田以桀暴爲良民夷埴坳爲均平化不

賓爲齊民非太平而何

穀登歲平庸主因緣以建德政顛沛危殆聖哲優者  
乃立功化是故微病恒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

詩之頌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  
父而稱異人之翁未爲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  
今上民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  
其功孰與疑暗不能也

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能別青黃也知聖主  
不能頌是則暗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方今盲暗之

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  
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  
堯德也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  
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  
曉南北故夫廣大縱橫難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豐  
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  
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望夜甚雨月光  
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

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

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  
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  
帝何欲故曰玩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  
君山之書富於積荷頓之財

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  
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右文明  
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  
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  
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

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竒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  
故文繁湊也

趙佗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沉溺夷  
俗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  
儒之愚有趙佗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  
者將有蹶然起坐趙佗之悞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  
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  
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

物生以青爲氣或予之也物使青者去或奪之也予



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梟梟之聲也

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惟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為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

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辟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聞而不明文聲馳而不滅

夫思慮者已之神也為兆數者亦已之神也一身之神在匄中為思慮在胸外為兆數猶人入戶而坐出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而兆數不互與思慮異

故人君興事工伎滿閭人民有為觸傷問時姦書僞文由此滋生巧惠生知作知求利驚惑愚暗漁富偷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

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卧濕握錢問崇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崇不得命自

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

歷陽之都一夕沉而爲湖其民未必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慎時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噍類未必不禱賽也趙軍爲秦所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未必不擇時也

祀爲報功者其用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爲不背先者其恩猶季之帶劔於冢樹也

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弑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况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

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會遇見動作之變聽言談之詭善則明吉祥之福惡則處凶妖之禍明福處禍遠

圖未然無神恠之知皆由兆類以今論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不可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雖大無難不可知之事厲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不學不成不問不知

項託七歲其三四歲時而受納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聞見矣性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却念百世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乎臣弒君子弒父仁如

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如賜予聖人能見乎之

使一人立於牆東令之出聲使聖人聽之牆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出乎溝有流澗澤有枯骨髮首陋亡肌肉腐絕使人詢之能知其農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非聖人無知其知無以知也知無以知非問不能知也不能知則賢聖所共病也

按孔子未嘗見徃徃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異世而目見其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而孔子名徃徃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室

之畫也陰見默識用思深秘衆人濶畧寡所意識見  
賢聖之名物則謂之神

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聖人智多所知同業多少  
異量所道一途步驪相過事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  
關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正朔相緣損益相  
因賢聖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  
後世之聲色也鳥獸草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  
此而知來千歲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追觀上古  
探察來世文質之類水火之輩賢聖共之見兆聞象

圖畫禍福賢聖共之見恠名物無所疑惑賢聖共之  
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不可不知者聖人亦不能知  
也

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可解也見說善解結結  
無有不可解結有不可解見說不能解也非見說不  
能解也結有不可解及其解之用不能也聖人之事  
事無不可知事有不可知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  
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

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

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

以事君調合寡過爲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說適時而行無廷逆之郤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嫺麗面危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以朝廷選舉皆歸善爲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舉多幽隱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

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龜微不愈夫方猶術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

設而教從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藥未必惠於不爲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方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猶成者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能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

天下之士不以荆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

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  
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  
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

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筮者  
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惡至大筮弗能數至多升斛弗  
能有小少易名之幸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  
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咸  
識舟楫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  
亂竒行不見主不悖惑中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顛

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

袁將軍再與兄子分家財多有以爲恩義崑山之下  
以玉爲石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  
崑山之玉彭蠡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爲也韓信寄食  
於南昌亭長何財之割顏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  
仲分財取多無庶讓之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  
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絕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  
財多故也

舉檐千里之人材策越疆之士手足胼胝面目驪黑

無傷感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矣推此以況爲君要證之吏身被疾痛而口無一辭者亦肌肉骨節堅彊之故也堅彊則能隱事而立義軟弱則誣時而毀節豫讓自賊妻不能識貫高被箠身無完肉實體有不與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鈞者矣大賢之在世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

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爲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言不務多審所謂行不務遠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胸臆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

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疑無不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衆不曉見何則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爲衆所非離俗之禮爲世所譏

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猛虎毛蚡  
輪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  
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僕人土  
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

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  
意不爲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  
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  
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蜚彈雀則失  
鸚射鵲則失鴈方圓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

有兩爲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蜚捨雀而射  
鴈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爲攻治則子產子  
賤之跡不足侔也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  
子

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楊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  
而宣之非斯同門雲鋪共朝覩竒見益不爲古今變  
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爲術併肩以迹相輕好竒無  
已故竒名無窮



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  
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  
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  
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爲高祖不辯得天下馬上之  
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  
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  
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

世俗之性好竒恠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  
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

增益實事爲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爲虛妄  
之傳聽者以爲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  
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  
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僞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  
明辯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  
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吾不得已也

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  
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衛驂乘

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主之危也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矣

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無益也雖無害何補

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爲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

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爲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已所得禍到不謂已所爲故時進意不爲豐時退志不爲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鬻智以干祿不辭爵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均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憂德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不自不患位之

不遷垂棘與瓦同櫝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  
不害爲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  
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  
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  
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  
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  
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胸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  
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圍諸說而懿俗曉露之

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魃欬制貂狐  
之表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  
知辜不心臯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  
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  
割雞舒戟采葵鐵鉞裁箸益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  
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  
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淺之差

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  
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

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荻露猶玉剖珠出乎  
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  
且名白事自定也

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  
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  
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

善雅歌於鄭爲人悲禮舞於趙爲不好堯舜之典五  
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  
巷檢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

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  
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蓋  
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衆之書賢者欣頌  
愚者逃頌

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  
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  
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大半閱錢蒲億  
穿决出萬大羹必有嗜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  
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

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  
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縣於市富故  
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垂不合焉敢譴  
一字

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  
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  
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  
工巧也

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

多帝都穀多王市肩摩書雖文重所論百種

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  
非吾所臧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  
雨集言溶瀘而泉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  
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毋驪犢駢無害  
犧牲祖濁裔清不勝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  
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  
聖賢揚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稽可適出君山更稟

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  
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縣於市富故  
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垂不合焉敢譴  
一字

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  
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  
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  
工巧也

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

多帝都穀多王市肩摩書雖文重所論百種

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  
非吾所臧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  
雨集言溶瀘而泉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  
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毋驪犢駢無害  
犧牲祖濁裔清不勝奇人鯨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  
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  
聖賢揚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稽可適出君山更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七

一百八十一

於元故能著文

國

館圖  
藏書

海委言言選

卷四

十一

百六十一

於元故能著文

國

館圖  
藏書

三



卷之五